

山阴路旧貌换新颜,街面、弄堂都整饬一新,成了它与多伦路、长春路等组成的“山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”;不过,别人是去打卡,我是去怀旧……

1955年夏天,我家从金陵东路山东南路口的德丰祥绸缎呢绒棉布庄的楼上,迁居到山阴路四达里。山阴路连接四川北路的一端,路口有一家银行,银行楼上住过一个书店的老板,是日本人,鲁迅曾经在他那里避难。银行门口墙上有一块名牌,记载这里有过的人名。可笑的是,当时那块汉白玉上雕刻的有一个错字,把“夏丐尊”刻成了“夏丐尊”。因为小时候父亲要我读过夸美纽斯的著名的《爱的教育》,知道这书的译者是夏丐尊,所以对这个名字特别敏感,并为自己能发现而沾沾自喜。放学回家,和小朋友一起走过那里,就会朗声跟别人说“这个字错了”,以此摆阔。

我转入的江湾路小学,与虹口公园毗邻。鲁迅墓迁到公园时,我们去那里义务劳动,在鲁迅墓前的大草坪上种草,园丁告诉我们,这种草叫“天鹅绒草”。鲁迅生前最后十年居住的大陆新村离我家很近。大陆新村是条新式里弄,都是三层楼的花园洋房。鲁迅故居在弄堂的最里面。终于有一天我鼓

最近整理收藏品。有一本集币册,是我在二十多年前去安徽宏村旅游时淘来的,其中有几张第二套人民币面额一元、二元、五元的纸币,现在价值不菲,让我欣喜不已。不过经藏友辨认,确定是赝品!正当我沮丧之际,我妻盈盈地宽慰我说,她有货真价实的宝贝。闻听此言,不禁让我又惊又喜。

我的岳父生前是机电设计工程师,虽然在当时是“高薪族”,但是对于子女勤俭节约的要求甚为严苛,每天只给一分钱的零花钱,很“抠门”。一个月里积攒的零花钱满十分、二十分,就可以在父母发工资时,兑换崭新的一角、二角纸币。

我妻在一本泛黄的日记本中,取出1953年版的有罗马字冠号带阿拉伯数字的一分和五分纸币两张,还有6张“黄一角”、7张“火车头二角”的纸币。原来,这就是当年我妻日积月累存下来的,又经历了两次大搬家后的宝贝呀!我请藏家上门来鉴定,珍品无疑,品相也好,市场价非常诱人。

出乎我意料的是,妻居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,对收集与积累更换新纸币依然情有独钟。在她的聚宝盆中还有第三套人民币的1960年版“枣红一角”和1962年版“背绿一角”,这两种一角的纸币市场价都超过了两千元。据统计,我妻珍藏的第二、三代纸币的面值不到3.2元,经过六七十年代的沉淀,目前的市场价已经超过了3.4万元。惊喜,也因之特别缅怀父辈。他们给后辈们培育的良好家风,带给我们沉甸甸的收益何止于此?比起实物,家风更是可世代相传的无价之宝!

无价之宝

陆守昌

足勇气,一个人前去参观。那时候,既不要买票,也不要登记,径直往里走就是了。那天,除了我,没有其他的参观者。那里的一个工作人员问我,读几年级?我说六年级。于是他一直陪着我参观,热心地为我讲解。我一间一间房间看,他不断告诉我:底楼的西式大菜台上,鲁迅招待过许多文学青年;二楼写字台上的墨叫“金不换”,墙上挂的版画是鲁迅用宣纸向外国版画家换来的原版作品;后房间里,瞿秋白曾经住过,在那里写文章;三楼是海婴的房间,墙上的油画画的是小丑表演杂技,因为海婴喜欢,鲁迅就买下来了,鲁迅老年时,特别宠爱孩子;一个小房间里,吊着一个篮子,鲁迅把荸荠放在篮子里风干,鲁迅爱吃风干荸荠;储藏室里放着许多相框,那是鲁迅开版画展用的……

我家住在山阴路

贝新祯

楼在西式大菜台上,鲁迅招待过许多文学青年;二楼写字台上的墨叫“金不换”,墙上挂的版画是鲁迅用宣纸向外国版画家换来的原版作品;后房间里,瞿秋白曾经住过,在那里写文章;三楼是海婴的房间,墙上的油画画的是小丑表演杂技,因为海婴喜欢,鲁迅就买下来了,鲁迅老年时,特别宠爱孩子;一个小房间里,吊着一个篮子,鲁迅把荸荠放在篮子里风干,鲁迅爱吃风干荸荠;储藏室里放着许多相框,那是鲁迅开版画展用的……

这之后,我再也没有踏进过鲁迅故居,但当小学生时那次一个人的参观,至今记忆清晰,大概因为我当了老师之后在讲台上多次给我的学生讲过。四达里都是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,据说是敌伪时期日本人建造的。前门有天井,后门是灶披间,三

楼上去有一个阳台,一二楼之间是卫生间,二三楼之间有亭子间。山阴路很安静,没有什么大商店、大饭店,马路上没有公交车、运货车,行人也很少,只是在复兴中学、三中心小学放学的时候,才多出一些背着书包的学生。唯一一家比较体面的店铺是路口的“四明理发店”,属于“甲级”里的次等,四川北路上“斯维美”,比“四明”高一档,最高级的是南京西路上的“新新”,收费按级别统一规定。我一直有“四明”理发,剪洗吹还有修面,这全套,五角钱。

复兴中学的同学有一些也住在山阴路上,放学的时候就成了同路人,关系因此就比较亲近些。Y同学住恒丰里,和四达里紧挨着,房子比四达里高级一些。他父亲是开钟表行的。暑假里学校组织学习小组,我们附近的几个同学就在Y家里做作业。他似乎没有考上大学,就业当了船员。等到我们在山阴路上再相见的时候,都已经是垂垂老矣。

C同学家的楼上,住着一位五星红旗的设计师,当时这位人物不出名。我和C是初中同学,高中我去了读师大一附中。想不到到了大学,竟和他同系同班。后来C分配到江苏东海县,阴差阳错进了吕剧团,这个物理系大学生竟然写了一部剧本,在长春拍成了电影,当上了电影作家,调任南京电影制片厂,定居南京。我去南京旅游,他全程陪我,他来上海,我请他到花桥别墅小住。山阴路是我们共同的话题。

X也是山阴路上的老同学,他父亲是医生。他家里有很多油画,有电影



张 伟 摄于 郑州 龙子湖

灯塔的使用效率已经下降,但给南去北来的航海人看见,总是会带来一种到家或离家的相思和温暖吧。海水在这里划出一条神奇的合水线,来自琼州海峡的湛蓝与来自北部湾的灰蓝在此交汇相拥,碰撞出个泾渭分明。曾看到过鄱阳湖和长江水线清浊分明,也曾看到黄河在山东东营入海口的河海交汇黄蓝相遇,但是大海的交汇线却从未见过,只在书上读过太平洋与大西洋海水交汇处的德雷克海峡是两种颜色,这次在这里,总算看到了,也是一种见识和收获。

旅 游

李贺是无可争辩的唐代大诗人,他的诗歌自有一种惊心动魄的魅力。陆游就曾说过:“贺(李贺)诗如百家锦纳,五色眩曜,光夺目,使人不敢熟视”,原因就是它实在太耀眼了。杜牧对他的评价更高,他热情洋溢地写道:“烟销魂,不足为其态也;水之迢迢,不足为其情也;春之盎盎,不足为其和也;秋之明洁,不足为其格也;风樯阵马,不足为其勇也;瓦棺篆鼎,不足为其古也;时花美女,不足为其色也;荒国陁(移)殿、梗莽丘垒,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;鲸吐(吸)鳌掷、牛鬼蛇神,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。盖骚(楚辞)之苗裔,理虽不及,辞或过之。”又说:“使贺且未死,少(稍)加以理,奴仆命骚可也。”有人说杜牧的这番话说得有点过份,而我则认为杜牧这话倒是说得很巧妙的,因为李贺并没有活得更长,所以屈原是不可能成为他的仆人的。但是不管怎么说,李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确是不可忽视的。

说李贺长得丑陋,自有其历史的依据。因为关于他的长相,李商隐有个具体描述,说他“细瘦”,《新唐书》说是“纤瘦”,总之是一种病态的瘦;“通眉”,两条眉毛连在一起;“长指爪”,手指畸形;从李贺的体貌特征看,他是患有多种疾病的,比如手指畸形,便是心脏病的症状。所以,他的丑,乃是疾病所致。在短短二十四年(一说二十七年)的生命历程中,李贺始终与严重的疾病为伴,没有妻

不用土栽,不用水浇,不用日光照晒,这种花居然开在人间;百花谱中,没有名字;四季名花,也不见色彩,更没有造型,可是,劳动人民最熟悉不过了,那一朵花就开在他们的手掌上,名字也挺响亮的,唤作“茧花”。

这种花,无色无香,绝不花枝招展;不柔不软,绝不温情似水。它的个性极为独特,你若不能付出艰苦的劳动,不能付出辛勤的汗水,不能付出年复一年的力气活儿,很难开出一花儿来。这种感受是我做小木匠的过程中得到的“真情实感”。

刚从学校毕业,跟着一位老木匠学干木匠活。本想学点技术,好应对父亲的厚望。父亲是个手艺人。当年选择职业时,有两个选择:一是进师范读书,将来做教师;二是做小木匠,将来凭手艺吃饭。我才十八岁,哪里懂得!所以父亲给我选择了小木匠。从此,我不得不与锯子、斧头打交道,而凿子、刨子、榔头等等,都是每天必备之物。一干就是十年,木匠的水平不算最高,但是,好得也

前后十年,在棚户区内,无师无友,孤独奋战,白天干木匠活儿,晚上啃着书本,并行不悖,结果双双开“花”。后来,从小木匠变成小学语文高级教师,能在报上发表文章。

到了晚年,掌上的茧花在不知不觉

中“凋谢”了,无名指与小拇指之间的老茧也消失得一干二净,倒是右手中指上的茧花依然存活,毕竟读书、写作的功夫还没有丧失。近来,我又发现右手食指尖上,有点儿硬,估计是划手机太多造成的。能否开出茧花来?哦,如果开了,开出的也算“花”吗?倒是很难说……

朋友。只是你大概想不到,在我右手中指上,还开着一朵茧花。那可不是干木匠活儿开出的,而是长期地握笔,不断地做笔记与写文章后,一点儿、一点儿才盛开的。我从小就喜欢看书,即便在最艰苦的劳动中,我也会在休息时,捧起一本书,看上几页。大量的阅读,使我生出“野心”:要自学拿到高中文凭,进而再拿到汉语专科大专文凭。

朋友。只是你大概想不到,在我右手中指上,还开着一朵茧花。那可不是干木匠活儿开出的,而是长期地握笔,不断地做笔记与写文章后,一点儿、一点儿才盛开的。我从小就喜欢看书,即便在最艰苦的劳动中,我也会在休息时,捧起一本书,看上几页。大量的阅读,使我生出“野心”:要自学拿到高中文凭,进而再拿到汉语专科大专文凭。

朋友。只是你大概想不到,在我右手中指上,还开着一朵茧花。那可不是干木匠活儿开出的,而是长期地握笔,不断地做笔记与写文章后,一点儿、一点儿才盛开的。我从小就喜欢看书,即便在最艰苦的劳动中,我也会在休息时,捧起一本书,看上几页。大量的阅读,使我生出“野心”:要自学拿到高中文凭,进而再拿到汉语专科大专文凭。

中国的南极村

钱 江

绕,就补好了一个个网眼。他们还说下海已经几十年了,织网补网是他们混饭吃的手艺,这里的渔民多数都有这个手艺。看他们的神态,生活虽辛苦,但也满足,说明渔业还是当地渔村的主要经济产业之一。

这里的艺术家部落,是一个被商业改造过的村庄,村内房子造型时髦,外墙材料多样,

不用土栽,不用水浇,不用日光照晒,这种花居然开在人间;百花谱中,没有名字;四季名花,也不见色彩,更没有造型,可是,劳动人民最熟悉不过了,那一朵花就开在他们的手掌上,名字也挺响亮的,唤作“茧花”。

这种花,无色无香,绝不花枝招展;不柔不软,绝不温情似水。它的个性极为独特,你若不能付出艰苦的劳动,不能付出辛勤的汗水,不能付出年复一年的力气活儿,很难开出一花儿来。这种感受是我做小木匠的过程中得到的“真情实感”。

刚从学校毕业,跟着一位老木匠学干木匠活。本想学点技术,好应对父亲的厚望。父亲是个手艺人。当年选择职业时,有两个选择:一是进师范读书,将来做教师;二是做小木匠,将来凭手艺吃饭。我才十八岁,哪里懂得!所以父亲给我选择了小木匠。从此,我不得不与锯子、斧头打交道,而凿子、刨子、榔头等等,都是每天必备之物。一干就是十年,木匠的水平不算最高,但是,好得也

前后十年,在棚户区内,无师无友,孤独奋战,白天干木匠活儿,晚上啃着书本,并行不悖,结果双双开“花”。后来,从小木匠变成小学语文高级教师,能在报上发表文章。

到了晚年,掌上的茧花在不知不觉

中“凋谢”了,无名指与小拇指之间的老茧也消失得一干二净,倒是右手中指上的茧花依然存活,毕竟读书、写作的功夫还没有丧失。近来,我又发现右手食指尖上,有点儿硬,估计是划手机太多造成的。能否开出茧花来?哦,如果开了,开出的也算“花”吗?倒是很难说……

朋友。只是你大概想不到,在我右手中指上,还开着一朵茧花。那可不是干木匠活儿开出的,而是长期地握笔,不断地做笔记与写文章后,一点儿、一点儿才盛开的。我从小就喜欢看书,即便在最艰苦的劳动中,我也会在休息时,捧起一本书,看上几页。大量的阅读,使我生出“野心”:要自学拿到高中文凭,进而再拿到汉语专科大专文凭。

朋友。只是你大概想不到,在我右手中指上,还开着一朵茧花。那可不是干木匠活儿开出的,而是长期地握笔,不断地